



晁氏客語

全



三

增5
442



門 442 卷



晁氏客語

○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與叔云：古之學者純意於德行，而無意於功名；今之學者有意於功名，而未純於德行。至其下則又為利而學也。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就性上看。

○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陳平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是推讓功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

○人臣事君，當以王陵為正。

○學者有益，須是日新。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當與天地齊畢，天地未嘗老而人自老，觀今人之自老，又不及古人，其所以殘生傷性，固不一，且以人事之節論之，古人十五成童，二十弱冠，三十壯有室，四十強而仕，今人未成童已冠，未三十已娶，未四十已仕，所以為自老。

魯平公欲見孟子，而不命，駕之所之，及臧倉請而後命，是平公恐嬖人之惑，而不得見孟子，未有所為觀，其意已賢矣，或謂其無斷，不忍違嬖人之意，是責之終無已也，不明於始，必不能善其終，近習之難明，唐之文宗，去平公遠甚，是皆可哀者也。

人之所夸與所仰慕，皆不出本等，唐杜牧詣僧，僧不識，人言其名，亦不省，故詩云：家住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山僧都不知名姓，始覺空門興味長。因為之語云：毀譽但能驕本等，利害但能動適用。

王荆公教元澤求門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恐不必然，公曰：先入者為之主，予由是悟，未嘗講學改易者，幼年先入者也。

韓魏公門人有擊關夜出者，閤吏不得其賂，詰旦以鏤損訐於公，公曰：鏤不堪用，付市買修來。

凡財用於國則奢，於家則儉，人之病也，識者謂韓魏

公用家資如國用謂不吝也。曾魯公惜官物如己物。謂誠儉也。

○王荆公著書立言必以堯舜三代為則而東坡所言但較量漢唐而已觀其所為又全不相似。

○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為好利則無所不為也。

○張乖崖戲語云功業向上攀官職直下覷似為專意於卜數者言也。

○或言章子厚在政府之日久而親族無一人歷清要者一宗室曰何足道者前輩往往如是。

有志於道德功名不足論也。有志於功名富貴不足論也。有志於富貴則其與功名背馳亦遠矣。書有意異而語相似者有意相似而語異者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語相似而意異者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語異而意同者也。

王平甫謂荆公長於議古而短於議今工於知己而拙於知人。范堯夫謂識君子而不識小人或問其故曰小人意智不可無但不使爾少年。

嘗有文投文正文正既愛且歎堯夫問之文正曰此人不宜早達是把孟子做不識字人看底人。

鄒至完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仁不可勝用矣以惡
三
人之心惡己則義不可勝用矣
陳襄述古云人之所學不可為人所容為人所容則
下矣

徐仲車云做仁且做仁未到得能及處仁到盡處然
後可以言能及

游定夫云血氣之剛能得幾時

楊中立云人要為善須先明善始得

陳并巨中勸學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
為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道也

哲廟時劉器之論宮人除邪或云九重之中安有邪
物荅云心乎不得其正邪物得而窺之何間九重
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罷講講孟子有感哲
廟一笑喜為二絕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臥
素屏特敕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其二曰強
記師承道古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動
全勝三軍賀凱還

原明初作侍講劄子陳所學略云人君之學不在於
遍讀雜書多知小事在於正心誠意少私寡欲
石子殖說呂申公因哲宗賜御筆白樂天詩與二

蘓及進詩表謝申公遂集古經句作一冊進云比似
寫唐人無益詩不如寫聖人語曰君子作事婉而成
章詩也須進但中間有說爾此恐非申公所為謝云
晦叔
初名來進君道范堯夫上章言事未報有見之者曰
十篇在賜詩前聞相公自上章後已備遠行非他人所能及堯夫曰
不然某所言幸主上聽而行之豈敢為難行之說以
要譽焉
至完雖遇冗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
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為常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眾皆怒之唯韓不顧

凝如平時徐言曰無忿疾于禠惟禠能致人忿故也
人謂其有家學蓋魏公之後
許冲元曾因故云嘗與某不足者於差除每用心或
曰何也曰防其不肖之心生
釋氏謂火行為變化性如甘草遇火則熱油麻入火
則冷甘蔗煎為沙糖則熱水成湯則冷
陰符經謂禽之制在氣王起云玄龜食鱗飛鼠斷猿狼
蟲噬鶴青要食虎此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
○非其道非其義則一介不可以取與如其義如其道
故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取與之大小皆所不論

○范文正作守歲荒且疫作公與徭役以勞之曰在民得食其力又使人氣血運動豈類東山之遊
 雄雉刺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故詩云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恐只是男女怨曠之言非宣公遠於道故不能懷來也觀書不可著其言語當以意逆志如孔子於鴟鵂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乃得國家閒暇明其政刑之意子貢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孔子乃答以繪事後素子貢乃曰禮後乎又曷嘗著其言語
 無為為道有為為事是道常無用也

伯夷非君不事非民不使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疑乎隘也然不念舊惡此所以為伯夷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雖袒裼裸裎不以為浼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此所以為下惠
 趙括言兵事父不能難然不謂善而卒知其敗阮瞻執無鬼論鬼為之屈至變異形以信之事固有其理昭然而橫辯之勝不可折者人皆以辯勝者為然未易論知言也
 呂正叔十八歲已能看春秋人問之曰以經按傳之真偽以傳質經之是非

顏淵問為邦孔子答以文質之中是非之公齊地有
六
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曰巨白善孽地以行呼之聲
訛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為巨孽者即蚯蚓之大
者也蓋前嘗謂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為大指非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說者以為苙欄也非也香白苙之類異名豚之所甘
既放之得所又名之非善防邪說者也
致遠謂范宏甫知幾不必在於事聲音貌象便須知
因舉易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范云不獨在己當知之
受人之諂瀆尤當知

古人顧是非不論利害顧利害者古人所恥今人并
利害亦不顧責名不責實者古人所恥今人名亦不
責

善者人皆知可欲然必有諸己斯信有諸己矣然後
充實輝光大而化聖而不可知用功處祇在有諸己
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百世之下聞者
莫不興起聞伯夷之風者猶如此子貢游夫子之門
而貨殖何也中立曰久長難得人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門未使民時當
如何中立曰對境不動難

原明答問秀老云譽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真要
之亦法門之猛將也

原明答佛儒之問吾儒事是人可做得佛家事只可
自做不可教人做

原明謂六經藥方也史傳是人之服藥之効也

韓師朴拜相誥詞云使天下皆知忠獻之有子則朕
亦可謂得人

蒲傳正因鄆州梁山賊事責詞云汝不以龔黃為心
朕獨不媿孝宣之用人乎

上知後苑作使過太府寺錢六十餘萬詔令非特旨

不得於諸處借支一中官挾周禮進指膳夫內府之
類惟王及后不會然之遂罷

上書鄭谷雪詩為扇賜禁近亂飄僧舍茶煙濕改云
輕飄僧舍茶煙濕云禁中諱危亂傾覆字宮中皆不

敢道著

胡學士宗回率常人四千緡以賄至完劉安上決舟
子參至完者

荆公凡處事必要經據托人賣金零賣了銖兩不足
甚怒元澤云銖銖而較之至兩必差遂解

荆公論黃河冰牌常打損汴口云何不用閘客云黃

河水非他處比擬冰下水流積疊而起閘無濟於事不能答云云

新法戶主死本房無子孫雖生前與他房弟姪並沒官女戶只得五百貫鄧綰爭之荆公不從曰賢且道利國好利民好鄧歸謂其子云云

司馬溫公作相以李公擇為戶部公擇文士少吏才人多訝之公曰方天下意朝廷急於利舉此人為戶部使天下知朝廷之意且息貪吏望風培刻之心也一切世間君子小人好惡不常若要一時周遍冠昏喪祭往還飲食之禮一一過當周至時費盡一生心

力只得人道是箇好周至人然又不能使君子小人皆喜所謂外慕也只有一箇誠意千古萬今使不盡君子所以不言人之過者何也未說口不臧否人也未說先自治而後人也祇是自治為急常恐自家身心錯了念念在此何暇管他別人夫子曰夫我則不暇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三人行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亦默識得心而已又何須只管說然說人善猶可諷諭說人不善又一小人未必不却學做人過必不善才言人過便自家已有些忿心若說人好則不好者自然分明不消說

然既說這箇好，那箇必不好。又不如都不說更好。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言易入，怒則語言難入。怒勝私故也。佛氏說喜一障礙，怒十障礙。昔人自廉數貪，今人自貪數廉。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也。

荆公謂呂晦叔曰：漢元晚節，劉向數上疏切諫，疑犯分也。晦叔曰：有貴戚之卿。

荆公論舜納于大麓，何義。晦叔曰：薦之於天。周室班爵祿，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故司祿之官闕焉。

子產惠人也，云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善自修其短也。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穎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韓文公詩號狀體，謂鋪敘而無含蓄也。若雖近不褻狎，雖遠不背戾，該於理多矣。

造意者常居尊與貴，作事者常居卑與賤。造意速，作事遲，以事之遲，副意之速，常不及。故在上者不可以意之速，責事之遲。

梅聖俞作試官日，登望有春色，題於壁云：不上樓來。

今幾日滿城多少柳絲黃。惟歐公一見賞之，以為非
聖俞不能。韓持國酷愛韋蘇州詩，如贈孔先生詩云
鳥啼春意闌，林變夏陰早。與蘇州詩云綠陰生晝寂
孤花表春餘，相類。
元厚之許冲元同得郡，冲元表云：職由罪廢，姑去近
司，命自恩遷，更叨便郡。
造玉清昭應宮，牒州郡供木。丁晉公自作公文云：不
得將皮補曲，削凸見心。
梅聖俞舟中送人詩云：只恐夜冰合，為君愁曉寒。荆
公送人詩：只應今夜月，未便照相思。荆公詩有惜別

意

蔡君謨知開封府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
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易動而無形者，驚也。過則虛矣。寵辱如之，故曰寵辱
若驚。

有微情者，如一件事說輕重便別。

人心動時，言語相感。

言順而理不可屈。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為君而言也。
非為臣者，所以責君。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為父而言。

也。非為子者，所以責父。
陶朱公之遣子，不從父言，而子死。郭汾陽得盧杞子，
用父之言而能全。

馮道功高而名節非也。當以管仲為比。曰：管仲之器
小哉。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唯口起羞，唯甲冑起戎，唯衣裳在笥，唯干戈省厥躬。
慎發也。有發則命大司徒，教以車甲塗有餓殍，而不
知發。魯公墓銘有云：西方有興之句，蓋取於此。興戎
興兵，人常語也。

張良致四皓，以正太子，分明是決然之策。乃曰：亦一

助也。

張良以五世事韓，為報仇故，使高祖以伐項羽，非高
祖用張良。張良用高祖也。

范增史所載者，只有勸項羽誅沛公一事。然沛公終
不可誅。縱使誅了沛公，有天下亦隨而失之。蓋三代
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秦失天下，以
逆天理，背人情也。沛公所為，皆循天理，順人情，而羽
反此，以取天下，則范增之勸，亦非當也。盍亦反其本
矣。

醢醢百甕，王齋日三舉，皆護意根也。

尋常心氣如入官印了疑未入又復看本老云做官放子細何妨

管仲曾西之所不為可以觀志若功業則別論說大人則顏之與我得志弗為也事甚淺近孟子所以言者恐與淺近者言

文中子心迹之說或云心不欲如此而迹不得已如此心欲如此而迹固不如此心迹可以判矣致遠云恐此偽也非心迹之真判子中云心迹固有判文中子不當自謂也

游定夫問程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云賢是疑

了問揀難底問

豐相之持定幾叟兄弟見之下階未畢進揖未荅下畢到尋常揖處方荅

程明道發語皆可錄受知 神廟神廟問張載邢恕所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伊川云意從心從音猶擊鼓也音不離鼓出於鼓也意不離心已是心之發處

張子正蒙云冰之融結海不得而與焉伊川改為不得而有焉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

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十月二十四日降聖節起於仁廟朝

任理而不任情者魏公能之又識事之機會臨薨謂
永叔曰凡處事但自家踏得田地穩一任閒言語
罪謂之業蓋人之所為未免於罪也易吉凶與民同
患未能無利害吉凶也易之吉者未至於無悔言無
悔者六而已

唐書不書詔列姦臣於夷狄後

孫莘老云杜甫如日長唯鳥雀春暖獨柴荆言亂離
有深意也得風雅體草黃騏驎病沙晚鵲鷓寒謂祿

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不相見叢篁低地碧高柳
半天青謂君子失時小人得志也返照入江翻石壁
歸雲擁樹失山村老樹飽經霜梅杏半傳黃腰中一
字最工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甫因見此而有感
也蓋橘柚錫貢龍蛇皆禹之事也六花却在御榻上
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
悵謂小人乘君子之器圉人太僕養馬者不得賜而
為假馬者得故惆悵也贈竇侍御詩云與奴白飯馬
青芻詩白駒云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又云言刈其藁
言秣其駒敬其奴馬如此則敬主人可知

徐仲車言退之拘幽操為文王羨里作乃名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可謂知文王之用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毋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

神廟愛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之句以謂非詩人所及

神廟謂劉巨濟曰作詩者序與意俱盡故云故作是詩意已盡而語未絕故云而作是詩

神廟問陸農師疏布以幕八尊畫布以幕六彝何以別疏布對云疏取其氣達非密布也何洵直云疏勻

可以不密乎

元祐間議禘祭子瞻云何以明之詩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劉器之云不然此一篇祀天亦用祀地亦用至如潛季冬薦魚春薦鮪豈一時

弗損所以益之深甫云弗過必有以防之謂弗過為防非也家人嗃嗃父子嘻嘻先儒謂嘻笑不嚴故失家節深甫云重剛之卦自無嘻笑之理嘻嘻吁皆難意也

射人先射馬擒寇先擒王用兵之法也

道非忽遽可言坐而論道則神閑意定

右五
段根

凡世間一切好惡甘苦事，把來做喫飯著衣安排本分，合做看便無事，稍有厭惡心，更無是處。一切有為法，真如性上顯現種種差別境界，違順美惡，皆是一體，改頭換面了出來，學者如今無可添，只有可減，減得盡便無事。子中云：知道易，勿言難，知道而言之，尚與道為二，不言則與之為一矣。幾叟云：有勿言心，去道愈遠矣。論理論己之所當為，須從根本論，論事論古人之所為，須就事勢上論。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眾人也無為其所不為，能正

其行而已，無欲其所不欲，則又能正其心者也。如斯而后可矣。

張子厚送人詩云：十載相從應學得，怕人知事莫萌心。鄒至完誦之，或謂程公闢所作，刻于石。

詩如葛覃螽斯序，似有應是德為后妃之德，非謂文王后妃也。

有諸中，必施於事，乃為善。誠甫曰：君子存其在我者，物來斯應，何必尋事做，存其在我應物而未嘗誤，乃為善也。

揚雄不識聖人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唯

聖人乎。邵伯溫曰：此修為事入道之門也。若曰聖人之徒，則可。若以此為聖人，則從容中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為何人耶。

仲尼多愛愛義，子長多愛愛奇。

何軻也。曰：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幾叟曰：其不類每如此。

子中曰：問所不問，辯所不辯，如問鑄金，皆無理德，稱曰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既不能行，又不能言，何以教人。蓋學不厭，故能教不倦。

農師上殿。神廟問洛河何以不凍，奏云：臣聞之有

礪石焉。礪石之力比鍾乳十倍。

王沂公筆錄云：五代以前宰相奏事罷，賜茶方退。范魯公質王宮，傳二人前朝舊臣，始具劄奏事，不賜茶。西方興師，歲用六百萬，命在外，以此知富公以十萬和親於北，為利不細。深甫云

好作為者多計慮，而久諳歷者若無謀。知艱難者必辯微，而漫不省事者能耳順。

致一所當一。注云：致一似迷，其實非迷。理須頓悟，事須積習。

陳恆弒其君魯君，如何討告於天王，斯可矣。不然是

以燕伐燕也。文帝殺薄昭，昭太后不食，如何？天下重，余云道二義命而已。義之盡，斯可以言命矣。潘允行詞云：敢於移檄之文，犯我祖宗之諱。改云：乃於移文，犯吾國諱。張天覺改云：乃於文移，有失恭慎。邵堯夫墓誌後題云：前葬之月，河南尹賈昌衡言於朝，既刻石，詔至，以著作佐郎告先生第，賻粟帛。熙寧丁巳歲也。曲禮曰：毋不敬，毋不敬則焉有傲，欲傲不可長，欲不可從，疑注疏之言，非經也。吳起說魏武侯罷兵服，莊周說劍而衣短後之衣，孟

子說齊王而言公劉好貨，太王好色，皆因其所好而化之，巽而入之，善誘人也。淵明如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窮節，不與物競，不强所不能，自然守節。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輿罷燈。劉暉堯舜性仁賦，靜以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為四罪之誅，人往往疑仁者靜，仁者壽，仁者必

有勇皆有出處獨動字不工深推動靜二字使性字
故事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
中立云范文正有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
林述中云范堯夫有言公事膽大私事膽小又言一
部律中四字可盡所謂罪疑惟輕

一人指三九章

林述中說五代時有一人嘗讀書但記兩句云豹死
留皮人死留名每遇事輒舉此為誠後為忠義第一
王玠玉密人頃嘗道傍食有一老人進言飲食須用
煖蓋脾喜温不可以冷熱犯之唯煖則冷熱之物至
脾皆温矣又因論飲食大冷熱皆傷陰陽之和

周吉甫天祐饒人云昔有人官廣南常疑家人食生
冷物致瘴癘乃於廳前置一釜每買物必熟之而後
遣之以故終任全家無得疾者子正愛善衛生者不
以脾胃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

周天祐言冬至夜子時梳頭一千二百以贊陽出滯
使五藏之氣終歲流通謂之神仙洗頭法

昔誌公見梁武語道欲堅帝心乃請出死囚持杯水
驗之帝如其言名囚應死者二十輩于庭各置水滿
器令頂之周行庭下戒之曰水不溢貸爾之死於是
作樂誼之久之杯水如故乃問之曰若聞樂作乎皆

曰不聞也。誌公曰：彼畏死，故唯知水枕，不聞樂聲也。今陛下閑時亦好如此，莫待急時。潘渭老云：學道須要心與性合，心本是動，一向逐心去，即忘本性。性本是靜，一向守性，則廢。遇唯心與性合，則動中靜湛，靜中明覺。又云：學道人須於動中求靜，又不可為動，所以動失於流，靜失於迷。然動中之惑，卒難覺省也。其敬也似怒，其喜也似佞。出無謂之言行，不必為之事，不如其已。以簡傲為高，以諂諛為禮，以刻薄為聰明，以鬪茸為寬大，胥失之矣。

越人按圖而言燕，遇燕人則北矣。豈若知燕而不言者耶？讀崔氏珍庖，而謂能精於飲饌，豈若調和適口，習熟自然應法，問其法則不能言者耶？晁太傅迥謝事燕居，獨處道院，不治他務，戒家人無輒有請，惟二饅以時而進。既畢，即徹。若祭享然，子宗慤擢正字，易章服詣謝，公亦不顧。其夫人嘗密覘之，但見瞑目端坐，鬚髮搖風，凝然若木偶。嘗有詩云：鍊鑛成金得珪珍，鍊情成性合天真。相逢此理交談者，千百人中無一人。呂與叔蔭官，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揜祖宗之德。

張思叔云荆公虎圖詩固好然只是一箇似在杜子美一句道了青松障子詩云憑軒忽若無丹青是也杜安世詞云燒殘絳蠟淚成痕街鼓報黃昏或譏其黃昏未到得燒殘絳蠟或云荆公尊人作曾有人以此問之荅曰重簷邃屋簾幕蔽擁不到黃昏已可以然燭矣

此詞乃荆公尊人作韓魏公嘗以此賞杜杜云乃王其作荆公時在座間語離席

富人自乳而棄之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而行而又肩輿人是皆習以為常而不

察者也天下事習以為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為異悲夫

問世間名相事理如何得通解云但得本莫求末賢來問却是甚知若自有知却更問甚夫子常似怕人也似人罵也不動打也不動好怯怯地不如人

庚申甲子日三更一點氣交至四更方至定右四段劉快活

望杏而耕以杏為候也或改為幸

水土二行各兼信智

呼妻父為泰山一說云泰山有丈人峰一說云開元十三年封禪于泰山三公以下例選一階張說為封

壇使說壻鄭鑑以故自九品驟遷至五品兼賜緋因
大酺宴明皇訝問之無可對伶人黃幡綽奏曰此泰
山之力也今人乃呼岳翁又有呼妻母為泰水呼伯
叔丈人為列岳謬誤愈甚

卽真二字今人多以為常談非也班固敘傳所載彪
對隗囂之問指王莽曰傾擅朝廷能竊位號是以卽
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

凡人所為孰不欲是吝於改過者必曲說粉飾所為
以為是是謂自謾古之所謂自欺者

子房勸帝王韓信而後禽之將欲奪而固與之意

神廟時一監司登對上問麥價不知對曰臣於職事
非不盡心偶不知麥價他日擇按察上問曰向時不
知麥價者為誰宰執請其故上曰朕欲知四方利病
須忠信人如麥價撰一箇有甚不得李及
趙清獻不高聲文潞公未得力用乖崖食時魚是皆
下工夫為學者也

神廟時一選人以貴援得京削十二紙引見之日

神考云有舉狀十二紙是甚人特與改次等官壽明

師朴入寺歸魏公問所買之物云千三魏公責之曰
此俚巷之談非對尊長辭何不云一貫三百述志

李師中送唐介詩有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又有送詩云好斬佞人頭上血來充行客酒中杯筆老人云不若荆公詩衰俗易高名已振險塗難盡學須強

荆公與魏公議事不合曰如此則是俗吏所為魏公曰公不相知某真一俗吏也引本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共財最是難事

神廟謂張良聖人也智足以取天下而不取無意於天下也為漢立社稷而從赤松子游能忘天下也五代郭崇韜既貴而祀子儀為遠祖本朝狄青人勸

尊梁公辭曰子鄙人豈可以聲迹汙梁公

壽禪師日行一百二十事本老行三之一或問不亦勞乎答云善念熟

問佛住世救一切衆生何於喂鷹飼虎而喪其生不計輕重也答云慈悲心勝一念既發不暇卹其他

張乖崖詩云兒童不慣錦衣榮故我歸來夾路迎不免舊溪高士笑天真喪盡得虛名一同人居太學和

其韻云四牕滅盡讀書燈牕外唯聞步鐸聲辜負江山好明月閑來此地趁虛名因拂袖而去

子厚與其叔安仁令書云弊政之後諒煩整葺寬而

不弛猛而不殘待寄居游士以禮而不與之交私一切守法於人情從容此亦吾叔所能辦也

范堯夫嘗謂人作貴官只將如奉使借官看便無事呂許公常以澶淵之役問後進荅無契者或云此役非悉甲以出不能決勝方本朝得天下四十年誰敢當其任者非親征不可

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六曰安富抑兼并有道潛道少時嘗見溫公論性善惡混潛道極言之溫公作色曰顏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至於性命伊川笑之又問莫鑠應否對云某之應舉得祿而已

第暢

五甲舊法無出身

李曰不欺之謂誠暢曰便以不欺為誠非也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則不息非以不息解誠也伊川曰無妄之謂誠不偏之謂中

以有心息念則愈紛擾一寓諸敬則俱無事

慮而後能得得者對失之名人為利欲沈湎若失之者學者能慮而得之然所謂得亦何所得哉

並暢

擇之謂事常怕有偏重處須用權以得中故廟堂之上諭以持衡物來能應事至能名聖人能之吾輩須放過了應

定夫謂次山云

致知、格物
本末也
天下國家也

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人之學莫大於本末終始致知在格物則所謂本也始也治天下國家則所謂末也終也治天下國家必本諸身其身不正而能治天下國家者無之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也窮其理然後足以致之不窮則不能致也格物者適道之始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致知者吾之所得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知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大學論意誠已下皆窮其意而明之獨格物則曰物格而後知至此蓋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

傳也自格物而充之然後可以至聖人不知格物而先欲意誠心正身修者未有能中於理者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迷而不知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

學莫大於平心平莫大於正正莫大於誠君子之學在於意必固我既亡之後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

前則學之至也。

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分也。

顏淵歎孔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顏子所以善學孔子而深知孔子者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亦可以入道。荀子曰：真

積力久則入。杜預曰：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之，使自趨之。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神之極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荀子管子杜預初不能及此。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聞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聞見。君子不以天下為重，而身為輕，亦不以身為重，而天下為輕。凡盡其所當為者，如可以仕則仕，入則存之。

類是也。此孔子之道，蔽焉而有執者，楊墨之道也。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學，自微而顯，自小而章。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存其所當存，第其所當第，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多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矣。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為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不同也，故為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也。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與五者異，其亦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

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道孰為大性為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日其所動靜
 起居隨若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於目前
 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
 小者可哀也已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
 為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貴信信在誠誠則信矣信則誠矣不信不立不誠
 不行
 或曰周公勲業人不可為也曰不然聖人之所為人

之所當為也盡其所當為則吾之勲業亦周公之勲
 業也凡人之弗能為者聖人弗為
 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
 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
 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為不
 善慾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於天理滅而不知反
 故目則慾色耳則慾聲以至鼻則慾香口則慾味體
 則慾安此皆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
 已矣學莫貴於思唯思為能窒慾曾子之三省窒慾

之道也。好勝者滅理，肆慾者亂常。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學也者，使人求於內也。不求於內而求於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內而求於外，以文為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於本也。不求於本而求於末，非聖人之學也。何謂不求於本而求於末，考詳略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於

身君子弗學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其所謂學者非學也。莊子叛聖人者也，而世之人皆曰矯時之弊。矯時之弊固若是乎。伯夷下惠，矯時之弊者也。其有異於聖人乎。抑無異乎。莊周老聃，其與伯夷柳下惠類乎。不類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此言異端有可取，而非道之正也。

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宕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曾參之孝。吾弗貴矣。學莫貴於知言。道莫貴於識時。事莫貴於知要。所聞者所見者。外也。不可以動吾心。

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此蓋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且直也。能養之則無害矣。伊尹之耕於有莘。傳說之築於傅。崑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一一而知之。明其在己而已矣。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

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人莫與長。或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

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此學者所宜盡心也
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苟擴而充之化晝之
所害為夜氣之所存則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也
性也天也非有異也人皆有是道唯君子為能體而
用之不能體用之者皆自棄也故孟子曰苟能充之
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夫充與不充
皆在我而已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以物不
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

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
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
取而起故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
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取
無所喜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志順
者氣不逆氣順志將自正志順而氣正浩然之氣也
然則養浩然之氣也乃在於持其志無暴其氣耳
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又曰道不遠
人此特聖人為始學者言之耳論其極豈有可離與
不可離而遠與近之說哉

學為易知之為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為難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人之生也小則好馳騁弋獵大則好建功立名此皆血氣之盛使之然耳故其衰也則有易足之色其病

也則有可憐之言夫人之性至大矣而為形氣之所役使而不自知哀哉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為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為善者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
有求為聖人之志則然後可與共學能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視聽言動

一於禮之謂仁仁之與禮非有異也
 孔子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
 不欲勿施於人夫君子能如是用心能如是存心則
 惡有不仁者其本可以一言而蔽之曰思無邪
 無好學之志則雖有聖人復出亦無益矣然聖人在
 而民多善者以涵泳其教化深且遠也習聞之久也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自求
 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為人師以所學者
 外也故求師不可不存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

少成若天性習貫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
 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君子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
 仁義之性也苟縱其心不知反則亦禽獸而已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威儀三百禮儀三千非絕民之慾而強人以不能也
 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多識於鳥獸草
 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
 源古之君子所謂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

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為始也。

孔子之道發而為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於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

聞善言則拜，禹所以為聖人也。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顏子所以為大賢也。後之學者，有一善而自足，哀哉。

為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故書

曰：思曰睿，睿作聖。思所以睿，睿所以聖也。

學以和為本，取次之，行次之，言次之。

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堯舜之為善，與桀跖之為惡，其自信一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周公

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而學者有無思慮而得者，何也？曰：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為不思，而自以為得者，未之有也。

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乎？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

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

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己。

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聖人所知，空無不至也，聖人所行，空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道遠。

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

未有不進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忠以持已恕以接物也忠之用大哉

中庸之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言學者始於誠也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耶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耶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

今亦不可如天不可如地

或問文中子曰愚問荀子曰悖問韓愈曰外愚悖外皆非學聖人者也楊雄其幾乎

或問賈誼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一言之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於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於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於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者得聖人之意而不取其迹迹也者聖人因

一時之利而制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將欲成之也。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學，成而不能行其學，則烏足貴哉。

待人有道，不疑而已。使夫人有心害我耶，雖疑不足以化其心，使夫人無心害我耶，疑之則已。德內損，人怨外生，故不疑則兩得之矣，疑則兩失之矣。而未有
多疑能為君子者也。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孟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

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凡天下之政無他也，親尊賢二者之推而已矣。

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志；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異端亦必誠，而後得，而況欲為君子者乎？故曰：學者不可以不誠。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誠之耳。

可以立行

可以立身

古者卜筮將以決疑也，今之卜筮則不然，計其命之窮通，校其身之達否而已矣。噫，亦惑矣。不思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不知。

世之服食欲壽者其亦大愚矣夫命者受之於天不可增損加益而欲服食而壽悲哉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或問性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

順性者安逆性者凶

孔子沒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沒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曰王者之迹熄

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知春秋者莫若孟子

孔子作春秋而亂世之亂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衣服器用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

范純夫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處几案無長物研墨刀筆終歲不易其生平所觀書如手未觸衣稍華者不服十餘年不易衣亦無垢汗

履雖穿如新皆出於自然未嘗有意如此也
元祐年中議南北郊久不決一日有旨罷議依祖宗
故事合祭范純夫在翰苑草詔其詔云列聖已行謹
當遵奉先朝未舉懼弗克堪胡右丞宗愈謂純夫曰
大哉王言久無此作也

資治通鑑成范純夫為溫公草進書表簡謝純夫云
真得愚心所欲言而不能發者溫公書帖無一字不
誠實也范純夫為蜀公草進樂表云法已亡於千載
之後聲欲求於千載之前茲為至難理若有待又為
申公草遺表云才力綿薄豈期位列於三公疾疹嬰

纏敢望年踰於七十人謂二公曾中事矣

申公薨范純夫託山谷草遺表表成不用又嘗託山
谷草司馬公休謝起碑樓表竄改正餘數字以示山
谷略無忤色但遜謝而已

純夫寡言語不問即不言其後純夫子冲自嶺表扶
護歸過荊州見山谷道純夫數事皆所不知純夫在
史院報丞相上馬後為諸人講在傳一授乃出魯直
蓋受在氏學於純夫也

純夫苦河魚在告彭器資黃魯直來問疾欲退純夫
揖魯直立戶外與器資戶內立語移時復揖魯直略

無忤色

三十九

純夫元祐末與東坡數上疏論事嘗約各草一疏上之東坡訪純夫求所作疏先觀讀盡遂書名於末云其不復自為疏矣純夫再三求觀竟不肯出云無以易公者東坡別作一條和純夫月研詩云上書掛名豈待我獨立自可當雷霆蓋紀實也

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純夫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純夫舊行第十三也純夫撰宣仁太后發引曲命少游製其一至史院出示同官文潛曰內翰所作烈文昊天有成命之詩也

少游直似柳三變少游色變純夫謂諸子曰文潛奉官長戲同列不可以為法也

東坡謂范純夫曰公之文可以經世皆不刊之說如其但涉獵為文耳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崇寧初純夫子冲見欒城先生於穎昌欒城曰老來不欲泛觀書近日且看唐鑑

元祐中舉子吳中應大科以進卷遍投從官一日與李方叔諸人同觀文理乖謬撫掌絕倒純夫偶出見

之問所以然皆以實對純夫覽其文數篇不笑亦不言掩卷他語侍坐者亦不敢問他日吳中請見純夫諭之曰觀足下之文應進士舉且不可况大科乎此必有人相誤請歸讀書學文且習進士吳辭謝而去元祐中承議郎游冠卿知咸平縣回純夫同年一日來謁曰畿邑任滿例除監司欲乞一言於鳳池是時純夫叔在中書也純夫荅曰公望實審當為監司朝廷必須除授家叔雖在政府某未嘗與人告差遣冠卿慙沮而退其子冲實聞此語因問白公曰說與不說皆可也何必面斥之公曰如此是欺此人吾故以

誠告之

范純夫久在經筵進職青瑣引疾乞歸蜀章十上得請以待制知梓州翌日丞相奏事簾前太母宣諭曰范侍講求去甚力故勉徇其請昨日孩兒再三留他謂哲宗可諭與且為孩兒留未可求出前降指揮不行於是公不復有請

資治通鑑刊成賜執政從官及曾預編校者張芸叟以詩謝純夫云我投湘水五千里公滯周南二十春純夫和云六世承平有史臣細書東洛布成均網羅遺逸三千載筆削興亡十九春天作冠篇墳典大上

思稽古憲章新烏臺御史詞誰校頭白今為汗簡人
 鄭閣中祭酒閣中先生也年老得請宮祠太學生上
 書乞留純夫奏疏引退之留孔戣故事不報公有詩
 送閣中云顧我言非韓吏部多公節似孔尚書公稱
 閩中長者嘗論邊事閣中先生只是饒人
 雅州蒙山常陰雨謂之漏天產茶極佳味如建品純
 夫有詩云漏天常洩雨蒙頂半藏雲為此也
 溫公在洛應用文字皆出公手一日謂公休曰此子
 弟職豈可不習公休辭不能純夫曰請試為之當為
 改竄一再撰呈已可用公喜曰未有如此子好學也

溫公事無大小必與公議至於家事公休亦不自專
 問於公而後行公休之卒公哭之慟挽詩云鮑叔深
 知我顏淵實喪予
 富鄭公在延潞公請范純夫作致語云衮衣繡裳迎
 周公之歸老安車駟馬奉漢相之罷朝富公大喜
 范純夫每次日當進講是夜講於家群從子弟畢集
 聽焉講終點湯而退
 元祐初范公以著作佐郎兼侍講每造邇英過押班
 御藥閣子都知已下列行致恭即退顧子敦嘗與都
 知梁惟簡一言公大以為失體陳衍初管當御藥院

來謝宅門數步外下馬留榜子與闔者云煩呈覆欲知曾到門下其後公為諫議大夫僦居城西白家巷東鄰陳衍園也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同列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其畏憚如此元祐末純夫數上疏論時事其言尤激切無所顧避文潛少游懇勸以謂不可公意竟不回其子冲亦因間言之公曰吾出劍門關稱范秀才今復為一布衣何為不可其後遠謫多緣此數章也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號精選其後乃泛濫人以得預為榮而議者不以為當也劉莘老梁況

之終於貶所因尚洙之言朝廷以二公既沒不及再貶故諸子盡廢范純夫以是移化事實不類其子冲亦停官竟不知當時如何行遣也純夫諫疏多自毀去平生為文深不欲人知京師刊行唐鑑公欲為文移開封毀板後其子冲陳不可乃已純夫薦士後多貴顯人無知之者純夫子冲問歐公知聖俞為深相與至厚然不聞薦引卒使沈於下僚何也公曰前輩不以朝廷官爵私於朋友故舊別作一條公言舊日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

純夫著作郎兼侍講謁告省蜀公於許上以手詔撫問蜀公并賜茶藥又遣中使賜純夫銀百兩為路費自太母垂簾未嘗有此賜也

元祐初講論語徹章錫宴東宮上賜御書講讀官各進書并表謝純夫表云願陛下篤志學問亦如好書益進道德皆若游藝則聖神可至事業可成如天之積高地之積厚廣大深遠不可量也公遇事必規皆類此

純夫自賓移化朝旨嚴峻郡官不敢相聞既至城外父老居民皆出送或持金幣來獻純夫謝遣之一無

所受皆感泣而去化州城外寺僧一夕見大星殞門外中夜聞傳呼開門果然是夜公薨後三日殯於寺中賓州人李寶善地理謂純夫子冲曰寺當風水之衝指寺北山一穴曰此可殯不唯安穩歲餘必得歸遂卜之改殯是年颶風作屋瓦皆飛大木盡拔獨北山殯所不動次年歸葬如其言後有自嶺外來者云土人至今廟祀公於北山

純夫云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廟登遐追百官班徐王荆王皆在殿門外已聞禁中哭聲二王徘徊憂慘殿門尚閉不得進少頃開門同百官入范公時為

奉議郎秘書省正字神宗服藥已久徐王荆王數入問疾太母諭之曰自此不須來其後更不敢至禁中太母嚴禮法其意止為宮人難迴避也出溫公記事

司馬植云神宗疾大漸太母諭梁惟簡曰令侖新婦做一領黃褶子十來歲孩兒著得者不得令人知次日惟簡袖進哲宗即位柩前衣此褶子也邵成章云元祐中太母下詔東坡視草云苟有利於社稷予何愛於髮膚純夫云此太母聖語也子瞻直書之

世傳銅雀臺瓦驗之有三錫花雷布鮮疵三者是也然皆風雨彫鑿不可得而偽

范文正公一日內殿講論語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乃云若無逸所謂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李若谷教一初官云勤謹和緩其人云勤謹和已聞命矣緩字未諭李云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張文孝公觀座右銘云怒者變常而逆德戕賊和氣

和氣為性命之本，可不寶之。和順積中，大盈若冲，保其宗，施於公，吾與之終。

溫公以揚子論性為近，不取孟荀。又謂性如地，善如五穀，惡如莠，莠地豈容只生穀而不生莠耶？學者當除莠養穀耳。

或專說學問求放心，余曰：曾於何處放？今何處求？如人失物，下榜尋求，須畫箇樣子於榜上，方始可以尋求。却煩孟子畫箇心樣子，使後世學者求放。這迴若尋得，深藏牢閉，將誠緊緊守，定應是不教失了。二十年一世，一世開放門，依舊不見，操之則存，向甚

處著，捨之則亡，向甚麼處去也。心是何物，操是何人，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背後底朝聞道，夕死可矣。將做一件大小事，斬却生根，自無死蔓。如何是生根？無明是如何下手，斬得把將來。仁義根諸心，不知根那箇心，識得心之體，便知得身之體。知得身之體，不妨說箇睥然見於面，益於背，施諸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晁氏客語

